

清朝時期的蘇澳



砲台山古砲台



清嘉慶廿二年鑄造古砲

清乾隆六年（一七四一）劉良璧重修台灣府志，卷三山川篇記載：「山南爲蛤仔難三十六社，未入教化，人跡罕至」。

乾隆卅八年，吳沙渡海來台，久居三貂，始有開蘭之議，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九月十六日，率漳、泉、粵三籍流民，進至烏石港開墾頭圍。

清嘉慶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，噶瑪蘭始入清版圖，至光緒廿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割讓日本，滿清統治台灣，前後共八十六年，其間，最重要的莫過於蘇花古道之開鑿。

道光年間，蘇澳地處邊陲，民、兵皆少，據噶瑪蘭廳志記載：蘇澳爲蘭界東勢之盡頭，有街市居民，五方雜處，然人煙未能稠密，諸船亦不甚往來。

道光五年（一八二五），以把總一名派駐蘇澳口，兼轄南關，帶領汛兵五十名，因逼斗史、大老闆諸生番社，故設有隘寮，民人自行募丁防守，每年惟以煙、布、鹽、糖諸物與之講和而已。

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，英國戰艦環島探查時停泊，指揮官布魯克提到，未開放貿易，稻米是唯一作物，數量非常多，港內有二艘戎克船，從泉州運貨來。

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，英國生物學家柯靈烏隨船到蘇澳，他描述，船隻靠岸時，許多漢人聚集在沙灘上，士兵也荷著火繩槍前來，注視著我們這群陌生人，見我們沒有武器，便朝天空放槍致意。

淡水英國領事泰德（E.C.Tainto），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）旅行經過蘇澳，他描述，蘇澳是個約有五十間房子的小城鎮，南風澳則有約一百人，北風澳則為一漢人漁村，蘇澳河上游有平埔族開墾稻田，丘陵有大種茶。

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，日軍少佐樺山資紀，受牡丹社事件的日將西鄉從道之派遣，為占領台灣作準備，九月五日由日本出發，經淡水二十三日抵蘇澳。

樺山資紀、水野遵、成富清風、兒玉利國一行，到蘇澳後曾住南風澳，在其所著「征番私記」中記載，在熟番部落內，有日耳曼人米利士之居住遺跡一，並著手計畫以夷制夷，經略台灣北部。

當時，蘇澳僅有一條街，住戶不過三、四十戶，南風澳山麓上方住五、六戶，約三十名漢人，下方住平埔族三十多戶，約一百餘人。

此期間，日本船經常往來後山沿海，船內載糖、酒、嗶吱等物，與生番聯合，在東部海岸建碼頭，做生意，同治十三年四月，日人劉穆齋，拜晤縣丞鄒祖壽，自稱在後山岐萊因風浪船破，被生番搶去銀錢一千餘元。

欽差大臣沈葆楨認為此案應徹查，六月，噶瑪蘭通判洪熙儔、委員張斯桂、李彤恩、稅務司好博遜等，搭船到花蓮新城一帶勘查。

七月，沈葆楨以日人違反中日和約，不准誘惑土人，未經指定口岸不准駛入，不准私作買賣，責問劉穆齋勾引土番，又查無竊銀情事，各具切結飭回。



馬偕從南方澳往花蓮港傳教途中



金字山上清軍古墓群

永春山上清軍哨站遺址

沈葆楨鑑於後山膏腴之地，外族覬覦已久，奏請修築北、中、南三路，同治十三年六月，北路由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主持，自蘇澳起開鑿，七月添募精勇三營，壯丁千人，廿五日，從東澳起工，由陳輝煌司其役。

羅大春遣人在南風澳海口監督開山，建造砲台，八月，在大南澳立「開路碑」，九月到大濁水，陳光華一軍為頭隊，李英一軍為二隊，李得升一軍為三隊，陳輝煌分二哨駐大清水，戴芝亭以二哨駐大濁水，三哨駐大南澳。

十月，在新城立「師次新城碑」，十一月在蘇澳立「里程碑」，開路達花蓮港北岸，全程二百零五里，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一月，羅大春率親軍取陸路，經大南澳、大濁水、大清水，九月到新城，三月，羅大春因病出山調理，由福寧鎮總兵宋桂芳代其任。

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九月五日，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到任，當時宜蘭防勇由總兵翦炳南統帶楚軍一營，土勇一營，駐防宜蘭、蘇澳海口一帶。

劉銘傳在任時，開山撫番已有成效，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九月，防勇副將劉朝帶，督率兵勇五百，從噶瑪蘭西南小南澳小坡塘坑入內山，想探尋通往埔里社道路。

進入距小坡塘坑四十清里的凍死人坑，遭到當年稱為「老狗番社」的泰雅族人突襲，陷入死地，中途撤退，劉朝帶連同弁勇共二百七十三人全部陣亡。

次年，台灣巡撫劉銘傳，決定膺懲該社泰雅族人，向福建水師求援，自蘇澳港議火輪船，使同安水師副將傅德柯，統率中、左、右三軍從大南澳溪口登陸，壓制敵側面。

令遊擊都司冠英，統率鎮海營兵馬，從小南澳進入內山，扼敵背後，再令總兵竇如田，統率練軍，駐屯蘇澳南方的南方澳和五里亭。

巡撫劉銘傳於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，親率大軍駐紮蘇澳，指揮全軍，布政使沈應奎經理兵餉，淡水知縣管元善處理軍政，又使定海、永保二艦運送兵械糧餉，令靖遠艦泊靠蘇澳港，以備緩急之需。

水師副將傅德柯為偵察敵情，與部下數人從大南澳入山，被山上泰雅族人發現，包圍狙擊射殺，竇如田據報大怒，督率二千多名官兵深入山區進剿。

雙方苦戰數日，清軍地勢不熟，山區補給不易，人困馬乏，其中一路兵馬，在南澳北端鞍部，遭到三百餘名泰雅族人包圍伏擊，五百人死傷殆盡，飲恨收軍。

雙方繼續對峙二個多月，兵勇水土不服，殞歿大半，劉銘傳只得將陸路勇營之一部，留駐北方澳，以充防遏，其餘撤回北去。

「台灣史料」記載，羅大春時期的蘇澳大營，屯兵五百人，可能就在蘇澳街後，而七星嶺南面山腳下的蘇澳冷泉一帶，可能就是軍營所在。

羅大春率六千五百多名士兵，一千多名人夫所開闢的蘇花步道，寬五尺十尺不等，因番害不斷，疫癟流行，開通四、五年之後，便告荒廢，但大軍駐留蘇澳，對地方有深遠影響，也留下許多古蹟。

台泥蘇澳廠內的清軍古墓



永春山上的清軍古墓

